

花卉纹样更是流动的诗意——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代茱萸纹绣绢，用锁绣针法呈现的云气纹与花卉纹交错，恰似《楚辞》中“华采衣兮若英”的瑰丽想象。

从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简单花瓣纹，到盛唐繁复的宝相花纹，花卉意象始终是中华文明传承的视觉纽带。这些穿越时空的纹样，不仅是装饰艺术的巅峰之作，更是民族集体记忆的审美档案。它们以器载道，以纹喻理，在器物表面编织出永不凋零的精神花园，让后世得以触摸先人对美、对道德的永恒追求。

生生不息，美好寓意

古代许多宫廷的花卉纹样都富有特别的寓意。比如故宫太和殿藻井的莲花纹，以九层同心圆构成，对应“九五至尊”的封建礼制。乾隆钟爱的“百鹿尊”，谐音“百禄”，至今一直被当作稀世粉彩瓷器珍藏。而这幅帝王狩猎场景，也因为松与菊的加入，显得“满工不繁”，中和了多少会被诟病的“乾隆农家乐审美”，产生几分“采

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旷达。

代表佛教圣洁的莲花纹，本象征净土世界，发展到中国的“缠枝莲纹”，才有了清廉高洁的新寓意。“缠枝纹”又名“万寿藤”，原取自常青藤等攀缘植物，有“生生不息”的美好寓意，它可以与莲纹、牡丹纹、葡萄纹、菊纹、石榴纹、百合纹等等花卉纹样“合体”，泛化出各自不同的祈愿——缠枝莲纹寓意连生贵子，缠枝菊纹寓意千秋万世，缠枝牡丹纹寓意富贵吉祥，缠枝石榴纹寓意多子多福，缠枝百合纹寓意百年好合……

很多动物纹样有其独特寓意，比如“鹿”等于“禄”，“蝠”等于“福”，“犀牛”等于心有灵犀，等于驱病避邪。而花卉同样如此——唐宋流行的瓷枕上不仅有犀牛纹样祝愿主人身体安康，也有绘上夜合欢花纹的，枕上去就仿佛闻到夜合欢香，换得一夜安眠。

南北朝时期从西域传入的“忍冬草纹”，本是佛教中“轮回永生”的象征，亦见证了本土与西域文明的交流。到唐代，这种忍冬藤蔓又与牡丹结合，慢慢演化成了著名的“唐卷草纹”，大量应用于金银器与织锦装饰。

唐朝钟爱牡丹。一句“国色朝酣酒，天香夜染衣”使得牡丹成为“国色天香”的代名词。而牡丹纹样的雍容气度，也在唐代金银器中初现端倪——西安出土的盛唐时期狮纹金花银盘，盘中一头狮，盘缘牡丹纹，花瓣以篆刻技法呈现立体质感，与西域进献给皇家的雄狮相映成趣。

再看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窖藏文物，其中有一只鎏金飞狮纹银盒：盒盖中央是有翅膀的狮子，而盒盖与盒底及侧沿都篆刻了繁复的“宝相花纹”——唐代的宝相花纹以莲花为基础，融合牡丹、石榴，形成复合纹样，凝结着“万物并育”的包容哲学，更释放出雍容华贵的“天朝气象”。

到了宋代，士大夫对古物的考据收藏，推动器物从日常用品升华为文化符号。“夺得千峰翠色来”的越窑秘色瓷将江南山水的气韵凝于釉色；题写有苏轼绝句“食罢茶瓯未要深，清风一榻抵千金。腹摇鼻息庭花落，还尽平生未足心”的绿釉雕诗瓷，更使器物成为流动的诗笺。这种物我互文的创作方式，充分折射出中国人“道

莫高窟 329 窟初唐莲花飞天藻井。

